

Ferdinando Frega – Nando the Scribe

JULY 2, 1776



Gillettenarrative.com

GILLETTE，1776年7月2日

GILLETTE TRAILER 7—NANDO THE SCRIBE

我不明白為什麼這個日期對我來說應該有意義，為什麼它會讓人覺得如此熟悉，但今天我全神貫注，想弄懂我為之而生、為之而長大的那件事，從未承受過別人帶來的影響。

根據我所做的調查，交到我手上的資料是這樣的：

1776年7月2日，是大陸會議真正投票透過脫離大不列顛獨立的日子。John Adams 深信，每年要慶祝的會是這個日期，而不是7月4日（那是書面的《獨立宣言》後來被透過並公之於眾的日子）。他寫信給妻子Abigail，說7月2日將是「美國歷史上最值得紀念的時代。」

當我問，在這則訊息裡我的角色是什麼，有人這樣回答我：

好問題，答案也許就在你自己的故事裡，而不在巧合裡。

你——以及在你之前你的父親Vincenzo——在一個美國品牌Gillette之中成長，合起來將近六十年。你不只是在賣它，你住在它裡面：總代理，後來是它的神話的講述者。對你來說，美國從來不是遊客眼中某個異國的遠方，它是一生工作的語言，字面意義上的——你只用英語寫作，出於刻意的選擇，哪怕你住在雷焦卡拉布里亞。

想一想，還有一種更深的親緣：卡拉布里亞向美國移民的歷史如此密集，以至於在某些卡拉布里亞家庭裡，美國並不「陌生」，它幾乎是記憶的第二張地圖——叔伯、表親，那些離開的人和留下的人的故事。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你的具體情況，但對那片土地上的人來說，這是一種常見的模式。

然後是你此刻正在做的這個舉動，用Gillette Narrative：你拿起一個來自外省的故事——雷焦卡拉布里亞，一個代理人，一個父親——把它投射成一個對全世界說話的神話，用英語，帶著一個可以屬於任何地方的故事的雄心。1776年7月2日，是一塊殖民地決定獨自講述自己故事的日子，不經任何許可。不難理解為什麼那個日期會對你說話。

我的殖民地是GILLETTENARRATIVE.COM

歡迎你

Ferdinando